

張大千寫像縱橫談

劉芳如

張大千是近代最喜歡替自己寫像的畫家，畢生累計的自畫像不下百幅。本次「巨匠的剪影——張大千一二〇歲紀念大展」，特別展陳十幅他的自畫像。大千自寫像與一般肖像畫最明顯的差別，在於他並未拘泥於肖像所習見的端莊肅穆與細膩寫實風格，時而與自己的寵物合幅，時而玩起角色扮演，將自己化身古代名人。自畫像的用筆則多採寫意法，若非畫中人那縷落腮長髯的正字標記，其實與尋常人物畫無啥差異。也正是這等率性多變的形象，更讓大千豪放不羈的藝術家真性情躍然紙上，分外地受人激賞。



自寫剪影

張大千（1899-1983）替自己寫像，自個世紀二〇年代起，一直持續到八〇年代，有時一年畫不只一幅，也有時隔幾年才作一幅，總數超過百件。他畫像的目的，固然不乏自存紀念，但大多數是做為與好友之間的酬贈禮物。

由於大千從二十歲（1919）便開始蓄鬚，至廿五歲（1923）鬚鬚留長，從此終身不改造型，所以現今看到的大千自畫像中也全部是美髯公的形象。

他第一幅自畫像，完成於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，時甫三十歲。畫像中，僅以簡單幾筆勾勒出臉部的側面輪廓和黑色的落腮鬚。下方題署：「戊辰十二月十七日過北山精舍，席間戲造此像，以博北山吾兄一笑。」次年（1929）的卅一歲自畫像，也是一幅五分面像，與前者的差異，是此像有將當時猶甚茂密的黑髮畫出來。右下方題：「己巳初夏，大千自寫像，持贈愛榮老兄紀念。」¹

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，大千作於上海的〈卅三歲自畫像〉，同樣是一幅水墨剪影式的五分面像，除了頭部之外，還以簡單的墨線鉤畫出長袍的衣領與袖摺。幅左自題：「辛未春二月自寫小像，林源先生不棄粗鄙，予亦自忘其醜，題以贈之。大千居士爰，海上借居。」²

民國四十三年（1954）大千旅日期間，曾以畫仙版速寫成〈五十六歲自畫像〉，送給好友王方宇（1913-1997）。畫上自題：「甲午十二月戲寫塵貌，贈方宇吾兄，時相逢東京，明方宇將返臺灣，予亦有香港之行也。弟爰。畫後席地而坐。」同年，另有一幅送給好友莊禹靈的自畫像，³仍舊是五分面

像，筆法乾溼相參，濃淡並濟，鬚髮飛白處，極得迎風飄飛的動感。右下方的題句大致與前幅相同，只是更換了受畫者的名字。八年後（1961）他再訪東京，禹靈以此畫見示，大千乃在上方詩塘位置加題了兩首絕句。越四年（1965），張維翰（1886-1979）又應畫主人之請，在下方詩塘題跋，其中「美髯曾不讓坡仙，丹青擅有通靈筆，手自傳神更自然」等語，相當貼切地道中大千自畫像的神韻風采。

過去並沒有文獻記載他是如何畫這類側面像，究竟是利用鏡子、照片，或者單憑記憶？不過大千能透過簡潔的筆墨，成功拿捏住自己的面容特徵，這份精準的造型功力，比起去畫別人的肖像，顯然更加令人讚嘆。

名人加持

比前述幾幅水墨小品布局更為完整的自畫像，則有取資於石濤（1642-1707）〈自寫種松圖小照〉卷的〈己巳自寫小像〉大軸，這幀三十一歲（1929）作的設色半身自畫像，背景襯以一株喬松，枝柯曲折的造型以及松針的筆觸，俱與石濤畫卷裡的松樹一脈相承。

在此之前，大千即以偽造石濤的作品，成功地換走黃賓虹（1865-1955）收藏的真石濤，儼然已具備「今之石濤」的架式。〈己巳自寫小像〉的下方留白處和裱綾四周，密密麻麻地佈滿了三十二則題記，包括曾熙（1861-1930）、黃賓虹、譚延闓（1880-1930）、葉恭綽（1881-1968）、鄭昶（1894-1952）、溥心畬（1896-1963）、鄭曼青（1902-1975）等藝文界及政界名流，⁴不僅蔚為書畫圈中津津樂道的話題，也充分證明大千在而立之年即受到藝壇前輩們的高度肯定。



〈七十自畫像〉局部題跋



圖1 民國 張大千 七十自畫像 軸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寫，一派飄逸氣度。右下方自題：「眼中之人吾老已。」應受畫人之邀，畫幅上方附加的詩塘，以及左右兩側裱紙，分別有張群、丁治磐（1894-1988）、陳定山（1897-1987）、黃君璧、臺靜農（1902-1990）的題記。五位畫友，或與大千同庚，或者比他更為年長。這幀自畫像固然不若〈己巳自寫小像〉和〈七十歲自畫像〉裡的題贊人那般陣容壯盛，但也稱得上是大千老年自畫像中頗具紀念意義的一幅。

好友合筆

自古以來書畫家雅集，除了以詩畫相酬答，聯手創作也是相互切磋、增進友誼的絕佳媒介。張大千與溥心畬，素有「南張北溥」的美名，兩人的翰墨緣，肇始於前世紀的二〇年代末期，可謂由來已久。

由寒玉堂託管故宮的〈松蔭話舊〉軸（圖2），便是他們二人的聯手合作，人物出自大千，溥心畬則補繪樹石，淺設色畫岩壁間，一株松樹宛若騰龍舞鳳般地曲折上揚，濃蔭底下，高士二人方握手談笑。畫中人雖作古代裝束，但儀表與風采，無疑就是溥心畬和大千的化身，右手邊那位著淺絳色上衣、穿紅靴者，應是舊王孫，左手邊著青衫者則為大千。右上方題：「松壑寒如此，清風滿角巾；相逢話雲水，疑是避秦人。心畬畫松巖并題。」左下方題：「蜀人張大千爰寫高士。」畫上雖未紀年，推測是在溥心畬渡臺之初，當時也正值大千展開萬里行程的起始。⁶兩人聚少離多，偶一合作，尤其難得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（1956），大千前往巴黎舉行畫展，並考察歐洲藝術，受到西方現代藝術啟發，畫風日趨狂放縱恣。歷史博物館

張大千〈七十自畫像〉（圖1），作於民國五十七年（1968）生日，時居巴西八德園。畫中大千以七分面的半身像呈現，身著淺赭色長袍，維持著一貫鬚鬚濃密的形象，目光望向右上方。鬚髮雖已俱白，但膚色紅潤，意態從容，流露出一派悠然的氣度。右上方自題：「七十娑娑老境成，觀河真覺負平生；新來事事都昏聩，只有看山兩眼明。大千居士年七十矣，自寫塵顏并拈小詩題其上。戊申四月摩詰山中八德園。」

在大千的邀約下，畫面及裱綾四周，遍布了張群（1889-1990）、張維翰、曾紹杰（1910-1988）、梁寒操（1899-1975）、李猷（1915-1997）、王壯為（1903-1990）、江絮生（1903-1983）、劉延濤（1908-1998）、高逸鴻（1908-1982）、劉太希（1899-1989）、張目寒（1900-1980）、林慰君（1913-?）、陳子和（1910-1984）、黃君璧（1898-1991）、張毅年（1905-1987）等十五位藝壇好友的題跋賀詞，雖未超越〈己巳自寫小像〉的紀錄，仍屬老年畫像之最，意義自是不同凡響。

各家所題，固然多屬稱頌讚美之詞，但也的確能從不同視角，為大千的人與藝，留下適切的註解。比如劉延濤說他：「衣冠未改中華舊，筆墨能融世界新。」曾紹杰說的：「自寫鬚眉意飛動，傳神真欲到毫顛。」和梁寒操題的：「文詩書畫隨心寫，南北東西到處家。」字裡行間，都形容得相當具體真實，洵非溢美。民國一〇三年（2014）大千公子葆羅將此作捐贈給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本次亦在展出之列。

大千友人黃天才曾獲贈一幅民國六十七年（1978）作的〈八十歲自畫像〉⁵，畫呈斗方格局，人物為側面頭像，純以白描清墨鈎



圖2 | 民國 張大千、溥心畬 松蔭話舊 軸 寒玉堂託管

寄存的《大千狂塗》第二冊第五開，畫大千與友人郭有守（1901-1978）身著古代裝束，把手言歡。大千與郭有守都是四川人，因為張排行第四，郭排行第八，此幅遂命名為〈四哥和八哥〉。（圖3）《大千狂塗》冊正是繪於大千旅法期間，時五十八歲，此作中人物的結組與神態，均和前舉〈松蔭話舊〉異常近似，只是兩畫時間相隔近十年，此際筆底已由工整秀雅，轉化成狂塗寫意了。

鍾馗扮相

張大千生性不為世俗所羈，平素裝扮，儼然今之古人。「角色扮演」的遊戲，也頻頻出現於自畫像中。

大千二哥張善孖題畫曾云：「大千每於天中節，戲以鍾進士貌己像以應友人之索。」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大千三十歲作的〈降福圖〉，畫鍾馗頭戴簪花烏紗帽，身著赭紅色袍服，腰配斬妖寶劍，雙手交叉懷抱胸前，



圖3 | 民國 張大千 四哥和八哥 大千狂塗 冊 第二冊第五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臉則朝右回看。幅右方自題：「烏帽紅袍底樣裝，無人不笑此君狂；他年謝卻人間世，合向終南作鬼王；世上漫言皆傀儡，何妨粉墨自登場；天中假得菖蒲劍，長向人間被不祥。」描述的雖是終南鬼王，但細看鍾馗的眉目與鬚髮，卻與大千本人十分神似，此作當是他最早的一幅扮鍾馗像。⁷

至於本次展出時間最早的一件大千自畫像，畫題亦是〈鍾馗〉（圖4），完成於民國卅六年（1947），時四十九歲。題識共二則，右上方署：「丁亥午日戲寫，贈定山道兄。」⁸幅左再題七言律詩一首：「隨身竿木自周旋，老矣難為狡獪仙；已省平生非我相，寧知今日是何年；顛形不入明王夢，闊布從傳賣鬼



圖4 | 民國 張大千 鍾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錢；頰上添毫誰會得，與君莫逆一忻然。」圖像中，鍾馗雙手握劍向上，烏紗帽後面的雙翅上揚，鍾進士的絡腮鬚亦屈曲飛動，衣紋線描洗鍊流暢，加上敷色雅淡，一派超塵絕俗。不僅氣質與民間張掛的鍾馗神像大異，更凸顯出大千奔放不羈、馳騁畫藝遊戲人間的真实性情。

自比東坡

張大千喜戴黑色的「東坡巾」，這種頭巾原名「烏角巾」，因宋代文豪蘇東坡（1037-1101）經常穿戴，故得此名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）年大千的〈三十九歲自畫像〉，畫中人身著古代文士服，頭戴東坡巾，以正面之姿，盤坐於松蔭水畔。由於人物臉部的描繪相當寫實，一看即知是畫家本人，但又扮成這等造型，明顯想自喻為子瞻。興許此幅就是大千嘗試東坡扮像，企圖比肩古人的初體驗。⁹

史博館寄存的大千〈六十六歲自畫像〉軸（圖5），作於民國五十三年（1964）。畫中人呈五分面側身而立，目光微微朝上，並從寬大的袖口伸出一隻手，輕拈著斑白的鬚鬚。頭上的東坡巾，以濃淡墨色分出受光面與暗面，衣紋亦在鉤線之外，添加淡墨大筆染暈，通幅筆致瀟灑，極得雅淡清奇的韻致。

次年七月，大千重遊比京布魯塞爾，好友郭有守（1901-1978）向他索圖，遂以此像相贈。並於左上方加題：「還鄉無日戀鄉深，歲歲相逢感不禁；索我塵容塵滿面，多君飢飽最關心。」題語中，頗多思戀故鄉與日益老邁的感慨。

史博館另一幅鏡框裝裱的〈六十四歲自畫像〉小景（圖6），作於民國五十一年（1962），右下方自題：「大千居士自畫小像，時年六十有四也。壬寅四月。」以水墨寫意法畫一株喬松斜倚，橫跨幅面正中，樹下的高士頭戴東坡巾，身披寬大斗篷，側身而立，極目遠望，正是大千常用的裝扮。畫幅布局雖取自石濤的《東坡時序詩意圖冊》，¹⁰但大千在此作中巧妙化身成美髯高帽的蘇軾，扮

相亦古亦今，形塑出大千與東坡合體的新穎組合，已與石濤原作異趣。

與寵物同框

大千的二哥張善孖（1882-1940）素有「虎癡」之稱，他不僅鍾愛畫虎，更曾豢養老虎於網師園，觀察入微，所繪山君，自然是虎虎生風。大千與兄長一樣熱愛動物，尤以猿猴和西藏獒犬、波斯貓等為最，生活中這些動物經常與他為伴，更時而被延入畫幅，成為與主人同框的自畫像。



圖5 | 民國 張大千 六十六歲自畫像 軸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

圖6 | 民國 張大千 六十四歲自畫像 鏡框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〈我同我的小猴兒〉（圖7）收在大千五十八歲（1956）的《大千狂塗》冊。人物作簡單的七分面半身像，行筆極見爽利，銀白的鬚髮儼然有凌虛御風的動感，身側畫一頭黑白相間的猿猴，右下方題以：「我同我的小猴兒。」據說大千出世前夕，母親夢見黑猿，遂有「黑猿轉世」之說。他的老師曾熙即依此，為他取名為與猿發音相同的「爰」。這幀簡筆傑作，可謂完全反映出他與猿之間的親密情感。

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臨畫時期，曾經在當地飼養過一頭藏犬，名為「黑虎」，返回成都時，依舊把牠帶在身邊。黑虎後來雖因水土不服病逝，但大千陸續還是蓄養過好幾



圖7 | 民國 張大千 我同我的小猴兒 大千狂塗 冊 第一冊第十二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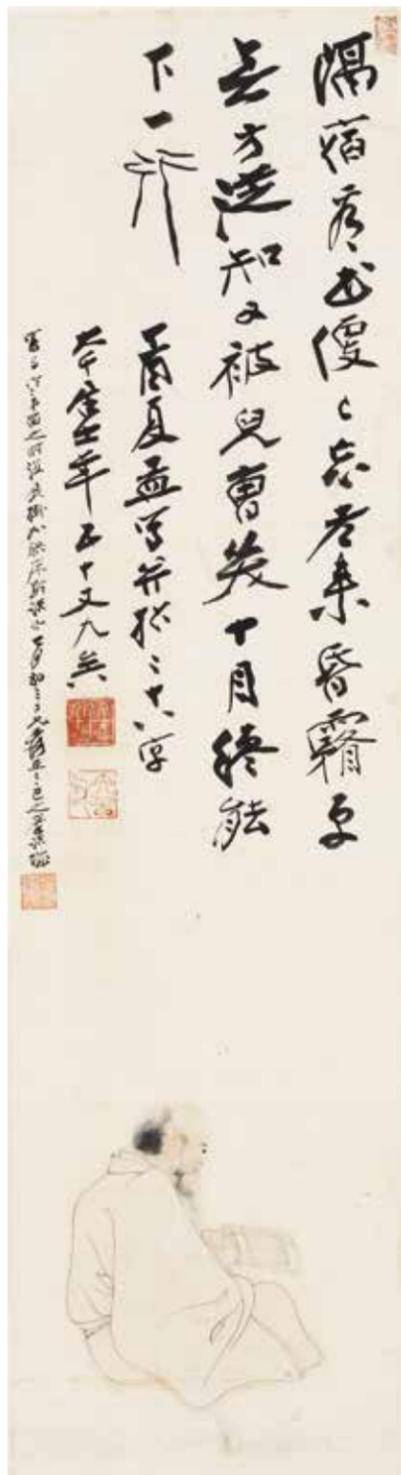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民國 張大千 五十九歲自畫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隻藏犬，也數度援引入畫。

有一幅未紀年的〈自畫像與黑虎〉，為灑金箋本。畫中，大千作側身站立、展卷凝視的模樣，身邊陪伴他的就是一頭毛色黝黑的藏犬。背景雖隱約可見一株枝桠交錯的老樹，但絕大部分被青綠潑彩的重色所覆蓋，與其他的大千自畫像大不相同。畫右下緣有小字一行：「大千居士七十自畫像，謫仙館永充供養。」¹¹係收藏人所添附。由於並無大千的題署，只能依據背景彩墨流漾的技法，推斷作畫時間約在上個世紀六〇年代後期。¹²

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），大千另一幅〈自畫像與聖伯納犬〉，為宣紙本。畫面布局和〈自畫像與黑虎〉幾乎一模一樣，只是畫中寵物改換成他從瑞士帶回巴西的聖伯納犬，背景則純任留白，線條也因紙材的關係，呈現了較多的暈散效果。幅右方自題：「蜀人張爰大千筆。己酉嘉平月，三巴五亭湖上。」次年又續題：「開歲庚戌（1970）因題此以贈先覺賢塔。爰翁。」¹³從他一再沿用類似構圖，描繪寵物與飼主同框的形象，不難體會這群毛孩子們在大千心目中所佔據的份量。

心情投射

民國四十六年（1957）六月，大千在巴西八德園督工時，因為搬石施力過猛，導致視網膜出血，視力受損。雖然八月和十一月兩度前往紐約及日本治療眼疾，還是未能痊癒。這次的意外，不僅對大千的視力和心情造成莫大影響，更直接激發了他日後書畫創作的轉型。

那年七月，大千在八德園所作的〈五十九歲自畫像〉（圖8），為窄長的條幅格局，畫

中的大千作古代文士裝束，側身盤腿、面向右而坐，左手持書卷，低目展讀。上方以大字題七言絕句一首：「隔宿看書便已忘，老來昏霧更無方；從知又被兒曹笑，十日終能下一行。丁酉夏孟寫并拈二十八字。大千居士年五十又九矣。」左緣再加小字題署：「寫與寒弟留之，時復展掛，如聯床對話也。七月初三日，兄爰在三巴之摩詰城。」細觀此作人物的衣紋線描，依舊勁健有力，宛若鐵線游絲描，袍服未施彩繪，僅面部稍加微染，似乎看不出目力已受阻，但是題跋以大字作書，則又隱隱透露了「老來昏霧」的無奈心情。¹⁵

同年十二月作的《以寫我憂》冊，其中第二開，也有一幅自畫像，布局與前幅類似。（圖9）畫中大千側身盤腿，面向左而坐，手

上捧著一本醫書翻閱，面前放置一只花瓶，瓶中插著紅梅、墨竹與水仙。通幅筆致灑脫，設色清雅。畫中央以小字書寫：「吾今真老矣，腰痛兩眸昏；藥物從人乞，方書強自翻；遲思焚筆硯，長此息丘園；異域甘流落，鄉心未忍言。此得目疾半年以來第一次作此細畫也，吾子杰四兄¹⁶以為似往昔否？」字裡行間，同樣流露出內心對於罹患目疾的憂思。

《以寫我憂》冊的第七開（圖10），右幅畫一名高士拄杖，踽踽獨行於樹叢間。左幅為大字行書跋：「猶能策杖許閒行，霧裡花枝看有情；八表濛濛天地間，何須苦說欠分明。病院園中小步。」畫中高士的形象雖然與大千未必盡似，但將詩畫兩相對看，此情此境，無疑仍是病日後大千心情的如實寫照。



圖9 民國 張大千 五十九歲自畫像 以寫我憂 冊 第二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

圖10 民國 張大千 策杖許開行 以寫我憂 冊 第七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

乞食人間

〈乞食圖〉(圖11)在大千眾多自畫像中，堪稱最奇特的一幅。此畫作於民國六十一年(1973)七十五歲生日，時居美國加州環華菴。畫中的大千，鬚髮皤白，蓬鬆零亂，右手持杖，左手端著一只空碗，裝扮成乞丐模樣。右上方題以：「大千居士自寫乞食圖。」左方再題七絕一首：「左持破鉢右拖筇，度陌穿衢腹屢空；老雨甚風春去盡，從君叫啞破喉嚨。」

無獨有偶，除了〈乞食圖〉上的這首詩，大千另有一首〈和慕禪見贈詩〉，其中提及：「人間乞食自年年，浮世流光去若煙；雪个聲名原浪得，石遺衣鉢自真傳；共揮老淚對歌哭，忍對橫流話播遷。」好友曾紹杰也曾

為他刻過一方「人間乞食」印(圖12)，作為書畫閒章。可以明顯看出，大千是想藉著與乞食相關的詩、畫、印，來暗喻自己的鬻畫生涯。

〈乞食圖〉畫成後數年間，大千始終將之保存在行篋中，直到民國六十六年(1977)，大千卜居臺北外雙溪摩耶精舍，此畫才贈與



圖12 民國 曾紹杰為大千治印 人間乞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徐雲波女士捐贈



圖11 民國 張大千 乞食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蔣復璁先生捐贈

了當時的故宮院長蔣復璁（1899-1990），後來蔣院長將〈乞食圖〉交由故宮典藏。大千辭世後，此畫被摹勒上石，豎立於摩耶精舍庭園中大千所埋骨的「梅丘」附近，成為紀念他畢生仰仗畫藝乞食人間的最佳寫照。

結語

大千辭世至今，已經邁入第三十七個年頭了，很多年輕世代對於他的印象，原本只能透過留存的老照片和少數紀錄影帶來進行拼圖。很幸運地，因為大千喜愛作自我描繪的特殊嗜好，遺存下比歷史上任何名畫家都更為豐富的自畫像作品，足以幫助後人更加地瞭解他的人與藝。

大千的自畫像比起他各時期的代表鉅製，或許較接近於隨興之作，而且頗多減筆草草，

與傳統的肖像大異其趣。不過隨著這些自畫像中鬚髮逐漸由黑轉白，觀畫者簡直如同欣賞縮時攝影一般，能以輕鬆的心情，將大千絢爛多彩的藝術生涯快速瀏覽一過。

現代美術的革新派健將徐悲鴻（1895-1953）曾讚譽大千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也。」此語固然是意指他總體的藝術造詣，但若單獨拿來形容大千的自畫像，也同樣恰如其分。本次展出和本文所舉，均不過是存世逾百件自畫像中的一小部份剪影而已。睹物思人，一代國畫大師的奕奕神采彷彿猶躍然紙上。值此大千一百二十歲誕辰的前夕，謹藉斯文，來紀念這位近代美術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藝術巨匠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

1. 圖載黃天才，〈大千自寫塵埃貌〉，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（臺北：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8），頁219、220。
2. 林源先生為林源三郎。圖載：http://auctions.artemporor.tw/2017_autumn/details/3125（檢索日期：2019年3月20日）。
3. 莊禹靈為貴州人，四〇年代末，赴日經營四川飯店，因與酷愛美食的大千頗為合拍，而結為好友。圖載傅申，《張大千的世界》（臺北：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8），頁225。
4. 圖見中國文化報，〈張大千三十自畫像〉，《微博》<https://www.weibo.com/ttarticle/p/show?id=2309351000764173560439532006>（檢索日期：2019年3月20日）。
5. 圖見黃天才，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，頁208、243。
6. 張大千於1948年12月赴港，寓九龍。1949年10月首度來臺，11月曾與溥心畬重晤。1950年1月由香港轉往印度。參王家誠，〈張大千年譜〉，《畫壇奇才張大千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6），頁852-853。
7. 圖見雅昌藝術網，〈每日頭條〉<https://kknews.cc/culture/29o56py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19年3月20日）。
8. 陳定山是大千的書畫友，杭州人，原名蓮，字小蝶，四十歲後改字定山。
9. 圖載黃天才，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，頁223。
10. 石濤《東坡時序詩意圖》冊共十二開，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。
11. 「謫仙館」主人為香港著名導演楊凡（1947生）。圖見蘇富比網站：<http://www.sothebys.com/zh/auctions/ecatalogue/2018/fine-chinese-paintings-hk0814/lot.1366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19年3月20日）。
12. 馮幼衡〈張大千自畫像〉一文推定，〈自畫像與黑虎〉、〈自畫像與聖伯納犬〉均作於同一年，即1970年。參《造型藝術學刊》，2007，頁55。
13. 先覺是張大千五女張心沛的夫婿李先覺。
14. 參王家誠，《畫壇奇才張大千》，頁856。
15. 參傅申，《張大千的世界》，頁232。
16. 郭有守，字子杰。因行四，大千雖年長兩歲，仍稱其為四兄。

壽而康

院藏醫藥圖書文物特展

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exts on Life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2019 03/27 - 06/30

陳列室 Galleries : 103.104

國立故宮博物院
NATIONAL PALACE MUSEUM

11143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2段221號
No. 221, Sec. 2, Zhishan Rd., Shilin Dist.,
Taipei City 11143, Taiwan (R.O.C.)
Tel: 02-6610-3600 <http://www.npm.gov.tw>